

Phonet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Collision in Language Contact

Li jung-min¹

¹Associate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college, Min 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 Jian, China
vajranam@foxmail.com

ABSTRACT

“Phonet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Collision” are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linearity of lexical change. These “non-linear change” may have a much greater impact on language changes than “linear change.”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two words “sister”(Muē) and “congee”(muê) in Hokkien in Taiwan as examples to observe how the language produces “phonetic attraction” and proceeds “homonymic avo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Phonetic Attraction, Homonymic Collision, Glottogram, Hokkien in Taiwan*

语言接触中的“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

李仲民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福州，福建，中国

摘要：

“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是干扰词汇连续性变化的重要“内因”，这些“非连续性变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可能远大于“连续性变化”。本文将台湾闽南方言中的“妹”与“糜”二字，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的作用。

关键词：类音牵引、同音冲突、グロットグラム、台湾闽南语。

1. 前言

然而传统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大多只重视“连续性的变化”的规律。对于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往往视而不见无法正视这些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非连续性变化）。这些“非连续性变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可能远大于“连续性变化”。然而这些“非连续性变化”因为是不规律的，所以以寻求语言变化规律为宗旨的历史语言学研究只能排除这些变化规律的例外。

汉语方言中的“非连续性变化”，是由岩田礼（2011）所提出。它并指出导致非连续性音变的因素，常见的有“通俗词源”、“类音牵引”、“同音冲突”、“类推”以及“方言接触”等因素。这对于研究语言的非连续性变化，有着启发性的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阐

明语言的非连续性变化，本文将台湾西部沿海的闽南语为例，利用 glottogram（グロットグラム）的图表说明语言“非连续性变化”中的“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的作用。

2. Glottogram（グロットグラム）

glottogram 是日本独自发展出来，可以同时观察方言在地理和年龄层差异的方言研究法。所谓 glottogram 是指一种图表，一方向的轴表示地点，另一方向的轴表示年龄。将方言调查的结果以各式各样的符号记录在图表中。因为图表可以同时展现方言在不同地理和不同年龄层中状态，也被称为“地理年代言语图”。由于グロットグラム图表可以同时显示出区域差异和在同一时间的年龄差异，所以非常适合用来观

察方言的变化和方言传播的状态。1969 年日本学者德川宗贤首次运用グロットグラム在新潟县系鱼川市的方言研究上(图2),对早川流域从下游往上游进行直线性的调查。如今 glottogram 在日本已广被学者所运用,是非常普遍的调查研究方式。如日本学者井上史雄(2003、2011)、都染直也所带领的甲南大学方言研究会的一系列 glottogram 调查研究。

glottogram 是一个研究受访者年龄和地理条件要素关系的术语。glottogram 这研究法在日本的地理语言学被发展和命名。在日本语言中语言变体与社会人口统计学最重要的一项相关因素(条件),是世代(年龄上)的差异不同。调查点(位置)和调查对象年龄的参照的图表编制,是 glottogram 的发明的基础。glottogram 是一种图表不是地图,「glotto」是指关于“语言上的”和「gram」指关于“图表”。グロットグラムの名称首次被使用在 1969 年日本学者德川宗贤在新潟县系鱼川市的方言研究上。在 1980 年代第一个多种 glottogram 的汇编出现了。在 1990 年代 glottogram 的研究大为兴盛,日本许多地区都有都 glottogram 的研究成果(图表)出现。不过到上世纪 90 年代的尾声,像这样的 glottogram 研究开始衰落。

glottogram 能详细告诉我们因吸收新形式所产生的语言接触及语言变化的动态,这是它们的长处。但 glottogram 的研究有个限制,就是调查点的安排必需是线性的。而李仲民(2011)以三维立体化的 glottogram 方法来展现一个广大区域的语言变迁获得成功,将 glottogram 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方向。

3. 实际方言中的“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

闽南语是中国福建省南部方言,其下又可以分为泉州次方言(以下简称 Q 方言)、漳州次方言(以下简称 Z 方言)。原本 Q 方言与 Z 方言除了相邻的地区会产生语言接触,形成部分混淆的现象,大体而言是稳定的。但闽南人移民台湾,因移居地的杂混、来往的频繁,使得 Q 方言与 Z 方言接触的机会大为增加,造成原来各自内部系统稳定的 Q 与 Z 方言,开始产生变化。本文将“糜”字(ber(bə)、mainn(māi)、muenn(mūe)、be)与“妹”字(ber(bə)、mainn(māi)、muenn(mūe)、be)为例,利用グロットグラム(glottogram)的图表,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的作用。

3.1. “糜”、“妹”两个字的地理分布和年龄分布

由下列的グロットグラムの图表可以看到,“糜”、“妹”这两个字,不同变体间都有自己分布的区域或年龄区间,变体间彼此并不混杂。

(1)“糜”(表1):地点 22~34 之间分布着○: mūe;地点 1~16 之间分布着●: muāi;地点 18~20 之间的中、老年层分布着□: be;地点 21~28 之间分布着□: bə(ə)。这也是移民来源不同所造成的分布,但来自南方的●: muāi 很明显地在往北方扩张。

(2)“妹”(表2):在地点 19~28 之间分布着□: bə(ə);地点 15~25 之间分布着□: be;○: mūe 则广布在这个区域,且越年轻势力越大。

表 1 glottogram 图表-“糜”字

Year	1990E	1980E	1970E	1960E	1950E	1940E	1930E	1920E	1910E	Year	No.
●		○			○		○			台南镇	34
○										后龙镇	33
○		○								通霄乡	32
○				○						鹿港镇	31
○					○		○			大甲镇	30
○										大安乡	29
○			★		★	★			★	清水镇	28
○					★					梧槽镇	27
○			○	○			○			龙井乡	26
○			○					★		仰光乡	25
○		◎					★			苑里乡	24
○					○					鹿港镇	23
○			○							鹿港镇	22
○										鹿港镇	21
○		★	★				★			苑里乡	20
○					□		□			大城乡	19
○				○			★			麦寮乡	18
○						□				台东乡	17
○			□				□			四湖乡	16
○					●		□			口湖乡	15
○					■		■			东石乡	14
○					■					布袋乡	13
○					●					北门乡	12
○			●							将军乡	11
○			●	●			■			七股乡	10
○			■		○					台南市	9
○				○						鹿寮乡	8
○				●						永安乡	7
○				●						弥陀乡	6
○										樟寮乡	5
○					●					楠梓区	4
○				●						左营区	3
○				●						崁山区	2
○										旗津区	1

表 2 glottogram 图表-“妹”字

Year	1990E	1980E	1970E	1960E	1950E	1940E	1930E	1920E	1910E	Year	No.
小港	△	○	○	○	○	○	○			竹南镇	34
小港	○	○	○	○	○	○	○			后龙镇	33
小港	○	○	○	○	○	○	○			通霄乡	32
小港	○	○	○	○	○	○	○			苑里镇	31
小港	○	○	○	○	○	○	○			太平镇	30
小港	○	○	○	○	○	○	○			大安乡	29
小港	○	○	○	○	○	○	○		★	清水镇	28
小港	○	○	○	○	○	○	○		★	梧槽镇	27
小港	○	○	○	○	○	○	○		★	龙井乡	26
小港	○	○	○	○	○	○	○		★	伸港乡	25
小港	○	○	○	○	○	○	○		★	线西乡	24
小港	○	○	○	○	○	○	○		★	鹿港镇	23
小港	○	○	○	○	○	○	○		○	福兴乡	22
小港	○	○	○	○	○	○	○		○	芳苑乡	21
小港	○	○	○	○	○	○	○		○	大城乡	20
小港	○	○	○	○	○	○	○		○	麦寮乡	19
小港	○	○	○	○	○	○	○		○	台西乡	18
小港	○	○	○	○	○	○	○		○	四湖乡	17
小港	○	○	○	○	○	○	○		○	口湖乡	16
小港	○	○	○	○	○	○	○		○	东石乡	15
小港	○	○	○	○	○	○	○		○	布袋乡	14
小港	○	○	○	○	○	○	○		○	北门乡	13
小港	○	○	○	○	○	○	○		○	将军乡	12
小港	○	○	○	○	○	○	○		■	七股乡	11
小港	○	○	○	○	○	○	○		○	台南市	10
小港	○	○	○	○	○	○	○		○	茄寮乡	9
小港	○	○	○	○	○	○	○		○	永安乡	8
小港	○	○	○	○	○	○	○		○	弥陀乡	7
小港	○	○	○	○	○	○	○		○	梓潼乡	6
小港	○	○	○	○	○	○	○		○	楠梓区	5
小港	○	○	○	○	○	○	○		○	左营区	4
小港	○	○	○	○	○	○	○		○	崁山区	3
小港	○	○	○	○	○	○	○		○	旗津区	2
小港	○	○	○	○	○	○	○		○	小港区	1

3.2. 同音冲突与类推、类音牵引

根据 Q 方言韵书《汇音妙悟》（1800 年）与 Z 方言韵书《汇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 年）记录，无论在 Q 或 Z 方言中，“糜”与“妹”本应该是同音。但由上面两个表中可以看到，自四湖乡（地点 17）到小港区（地点 01）“糜”与“妹”大多已经变成不同音了。也就是说这段区域已经产生了语音变化，所以“糜”与“妹”的音读产生不同。

(1) 同音冲突

“妹”念成“○: m̩uc”这个音（是 Z 方言的音），在台湾由北到南都存在，但中部地区只有中、青年层以下是这个念法，中、老年层保留“★: bə”或“□: be”的念法。可见“m̩uc”这个音，是从中部开始分别朝北、南两个方向逐步取代 Q 方音。

在“糜”这个字上，可以清楚看到 Z 方言音北上、

南下的扩散现象。但本应与“妹”字同音的“糜”，在东石乡（地点 15）以南，却大多变成不同音了。造成“妹”字与“糜”字不同音的原因，是因为“妹”字与“糜”字同音会产生“同音冲突”，因而“糜”字进行了“回避”。

可是在闽南语几百年的历史中，“妹”字与“糜”字一直同音，为什么没发生“同音冲突”进而产生“同音回避”的现象，而在台湾却发生了呢？这是因为台湾西部沿海地区本为 Q 方音的分布区域，但现今已被 Z 方音所入侵，因此对本地区而言 Z 方音是外来的新形式，由于是外来的新形式，所以不再保留古韵书的系统，而是以实用性的辨别为首要，因此“同音冲突”变成无法忍受的现象，从而发生“同音回避”的现象。

(2) 类音牵引

在 05、09、18、19、20 这几个地点，在对 1960 年代以后出生的发音人调查中可以发现，“妹”字与“糜”字还是同音，都读作 m̩uc。我们不认为这是“返古”的现象，而是“类音牵引”的结果。原因在于：

a. 因为此区本应是 Q 方音的分布区域，所以对于该区域 Q 方言的使用者来说，Z 方音的任何形式，都是外来的新形式，所以并无古形式残留的问题。

b. 由于这现象产生在 1960 年代以后，可见是新产生的现象。会产生此现象，我们认为是因为“类音牵引”的作用所造成的结果。“糜”字音因为受了“妹”字音的“牵引”，所以二字又变成同音。1960 年代以后的发音人会产生“类音牵引”的作用，是因为在台湾的闽南语中“妹”、“糜”、“梅”、“媒”、“沫”等 5 个字的念法非常混杂。由于这 5 个字的字音混杂，青年层不易掌握正确念法，所以“类音牵引”与“类推”作用便产生了。

4. 结论

台湾是近代移民地区，汉族移民历史大约只有 400 年的时间。这些移民入垦台湾不但远离了原居地，也造成与不同方言使用者的移民混居，因此语言接触非常频繁，所以台湾是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如何变化的宝库。

本文以台湾闽南语的“糜”字与“妹”字为例，借由 glottogram 的图表，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的作用。在表 1 与表 2 中可以看到本应同音的“糜”字与“妹”字，在台湾南部形成不同音的现象。会形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在于这个调查区域本属于 Q 方言分布地区，但现今正逐渐被 Z 方言所取代。对此调查区域的人来说，Z 方言是入侵的新形式。语言的入侵并非有系统、有规律的取代，多是单字、单词逐个取代。所以在闽南语系统中本为同音的字，由于有不同被取代的过程，因此有着各自不同的变化。在这个环境下“同音冲突”与“类音牵引”产生了作用，“糜”字与“妹”字由于“同音冲突”发生了“同音回避”现象，但又因为两字的念法相近，在青年层由于“混淆”而产生了“类音牵

引”作用，使得“糜”字与“妹”字两字又变成了同音。

项目基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多维视角下闽台语言与文化交流研究》(19YJA74003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 [1] Ang,Ui-jin (2002) Taiwan no kango hōgenchirigaku [Chinese dialect geography in Taiwan]. In Yoshio Mase (editor-at-large), *Hōgenchirigaku no kadai* [Topics in Dialect Geography], pp. 127-137, Tokyo: Meiji Shoin.
- [2] Li, Jung-min (2011) Glottogram zai diliyuanxue yanjiu de yige shili [Applying the Glottogram in geolinguistics: A case study].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Beijing)* 5: 40-46.
- [3] Li, Jung-min (2014) Taiwan zhongbu yanhai haikouqiang Glottogram yanjiu [A Glottogram study of haikou-accent Taiwanese in Central Taiwan]. In Jung-min Li, *Diliyuanxue de shijian* [The Practice of Geo-linguistics], pp. 53-76, Taichung: ICJJ.
- [4] Li, Jung-min (2017) Kindai Taiwan ni okeru kango hōgen no henka - Taiwan seibu engan kyōchin o rei toshite [Change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Modern Taiwan - A Case Study of the Coastal Towns in the West of Taiwan]. *Studies in Dialects (Dialectological Circle of Japan)* 3: 155-184.
- [5] Li, Jung-min and Hsiao-feng Cheng (2017) A geolinguistic study on the west coastal Taiwanese using “Glottogra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thods in Dialectology XVI, NINJAL, Tachikawa City, Tokyo, Japan.
- [6] Inoue, Fumio (2009) The speed of linguistic diffusion: a Glottogram of *ganpo* and age-linguistics (in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5.3: 17-32.
- [7] Ray, Iwata,. (2011) On the two examples of phonet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collision[“Non-linearity” of Lexical Chang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Beijing)* 5: 40-46.
- [8] Ogawa, Naoyoshi (1907) *Nittai Daijiten* [Japanese-Taiwanese Dictionary]. Taihoku: Taiwan Sōtokufu
- [9] Sanada, Shinji (2002) Shakaihōgenchirigaku no jikken - glottogram shōshi [The practice of social dialect geograph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ttogram]. In Yoshio Mase (editor-at-large), *Hōgenchirigaku no kadai*, pp. 345-356, Tokyo: Meiji Shoin.
- [10] Sanada, Shinji (2010) The “Glottogram”: A geolinguistic tool developed in Japan. *Dialectologia* special issue I: 185-196.
- [11] Taiwan sōtoku kanbō chōsaka. (1928) *Taiwan zaiseki kanminzoku kyōkan-betsu chōsa* [An Investigation of Ancestral Hometowns of Ethnic Chinese in Taiwan]. Taihoku: Taiwan-jihō.